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四

起彊圉大淵獻四月盡屠維
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宗王納延反諸王納雅等皆應之帝問侍衛士阿實克布哈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安撫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五十六

二

試為朕行之阿實克布哈即北說納雅曰大王聞納延反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雅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實克布哈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實保齊之衆從行阿實克布哈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惟臺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

百戶居之割境內實保齊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帝從之
阿實克布哈既領實保齊帝復欲盡徙興和桃山數十村
之民以其地為實保齊牧地阿實克布哈固請存三千戶
以給鷹食帝皆聽納民德之飲食必祭實保齊鷹房之
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鷲者賞黃金一錠頭鷲
天鷲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

頭

實保齊解據
輟耕錄修入

五月己亥遣額森傳旨諭北京等處

宣慰司凡隸納延所部者禁其往來毋令乘馬持弓矢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五十六

壬寅誅御史臺吏王良弼僧格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斂珠爾丹即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伏參議貝降以下凡鈎考違愆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款伏遣參政實都奏聞帝令丞相安圖與僧格共議且諭毋令斂珠爾丹等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辭此

輩固狡獪人也數日僧格又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
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為託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
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款服帝
命窮詰之良弼嘗與人言尚書鈎校中書不遺餘力他
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僧格聞之捕良弼
鞫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
家又有吳德者嘗為江寧縣達嚕噶齊求仕不遂私與
人非議時政且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為

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僧格亟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用僧格言置上海福州兩萬戶府以維制沙卜丹烏瑪喇等海運船戶工兩部各增尚書二員帝自將征納延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匹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灤以奇徹為親軍都指揮使伊遜岱爾右衛簽事王通副之壬子行尚書省平章政事高麗國王王晷請益兵征納延以五百人赴之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納延願獻馬以給衛

壬戌帝至薩勒都喇之地納延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遣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延之黨金嘉努塔布岱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延堅壁不出司農卿特爾格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坐特爾格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持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

繼之是以知其將遁遂命庭將漢軍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將蒙古軍並進追至實勒們林擒納延以獻遂伏誅潞州人靳德進讀書能通大義尤精於星歷之學所言休咎輒應時用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祕書監掌司天事及是從征納延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帝嘉納之李庭之討納延也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沒巡退卻帝患之葉李密

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蹈之無不勝矣帝用其謀果奏捷自是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詔以葉李為御史中丞商議中書省事李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

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恠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帝初欲大用趙孟頫議者難之是月授孟頫兵部郎中兵

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僧格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

爭虎臣怨之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
悟乃遣他使僧格鐘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後至者則
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
都堂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
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亟慰孟頫使出自是
所笞惟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頫馬跌墮
於河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帝聞孟
頫素貧賜鈔五十錠 秋七月癸巳納延餘黨犯咸平

遼東道宣慰使達實從皇子阿雅噶齊合兵出瀋州進討
初帝命達實領軍一萬與皇子阿雅噶齊同力備禦納延
女真碩達勒達官民與納延連結達實遂棄妻子與麾下
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納延黨達春巴
圖魯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特爾格徹爾等欲襲
皇子乃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納延
軍來襲達實轉鬪而前射其酋特古勒德爾墮馬死追兵乃
退遂軍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傍泣曰非宣

慰公吾屬無遺種矣達實軍至遼西羆山北小龍泊得
叛酋實達爾台盧全等納款書期而不至達實即遣將
討擒之又獲其黨王特爾格復與齊達勒大王等戰破之
將士欲俘掠達實一切禁止與簽院罕札監司托克托台
追納延餘黨北至金山悉平之 丁酉弘州匠官以犬
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弘州 戊戌樞密省
奏簽征緬行省事薩哈勒哈雅言比至緬國諭其王赴
闕彼言鄰番數叛未易即行擬遣使奉表齎土貢入覲

癸丑日暈連環白虹貫之 八月乙丑帝至自上都
以圖們岱爾為都元帥將四川兵五千赴緬省仍令
其暫駐緬近地以俟進止 己巳謫從叛諸王赴江南
諸省從軍自效 諭鎮南王托歡禁戢從征諸王及省
官鄂囉齊等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
九月庚子禁市毒藥者 丁未安南國遣使貢方物
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納延叛民廢耕作又霜雹為災
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 辛亥熒惑犯太微西

垣上將 壬子禁沮撓江南茶課 冬十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 甲子僧格言中書省舊在大內前阿哈瑪特移

置於此請仍舊為宜從之 丙子參知政事郭佑揚居

寬坐虧負中書錢穀並棄市人皆冤之 僧格之誣殺

二參政刑部尚書博果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嘗指

博果密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

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以疾免帝還自上都其弟

伊埒實巴爾侍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博果密

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癰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 乙酉帝遣諭旨翰

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所對奏聞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僧格能之宜為右丞相制曰可 丙戌范文虎言豪

懿東京等處人心未安宜立省以撫綏之詔立遼陽等處行尚書省 十一月壬辰以僧格為尚書省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於是僧格奏以平章特穆

爾代其位右丞諤爾根薩里陞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
參政馬紹陞左丞紹為參政時有信州三務提舉杜璫
者言至元鈔公私非便僧格怒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
曰國家導人使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
之豈不與詔書違戾乎紹得免罪至是親王成邊其士
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
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後年之數可
也從之 庚子太白晝見 辛丑改衛尉院為太僕寺

仍隸宣徽院 己酉詔議弭盜僧格伊實特穆爾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貴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其議詔行之 丙辰熒惑犯進賢 十二月丙寅太白晝見

丁卯減揚州省歲額米十五萬石以鹽引五十萬易糧免浙西魚課三千錠聽民自漁 癸酉諸王色徹圖部

雨土七晝夜没死羊畜 丁丑以朱清張瑄海漕有勞
遙授宣慰使 乙酉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交趾
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 是歲
行尚書省左丞相阿珠受命西征至哈喇和卓卒追封
河南王 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
為四府遂罷東平河運糧尋又於河西務置漕運司領
接運海道糧事 初納延將叛陰遣使結額布根星哈
喇欽察親軍衛都指揮使圖圖爾哈執之盡得其情以聞

有旨令星哈喇入朝將由東道進圖圖爾哈言於北安王
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
道進既而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
圖圖爾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
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啓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呼勒河
戰于伯奇嶺大敗之額布根僅以身免 僧格威儀方

熾參議尚書省事唐仁祖議論不回屢忤僧格人皆危
之仁祖自若也遷工部尚書僧格以曹務煩劇特重困

之仁祖處之甚安尋出使雲中僧格考工部織課稍緩
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騎追還就見僧格相府中遽命
直吏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致汝於法左右皆
為之懼仁祖退召諸署長從容諭之曰丞相怒在我不
在爾也汝等勿懼宜力加勉衆皆感激晝夜倍其功期
未及而辦僧格不能加罪仁祖輝和爾人祖曰唐古直子
孫因以唐為氏 行尚書省參知政事高興捕斬柳分
司于婺州會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盜詹老鷄溫州盜

林雄興潛由青田擣其巢穴戰葉山擒老鷄雄等二百
餘人斬于溫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盜汪十十等廣
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太獠居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
依以為固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趨擣後寨破之遂拔
前寨擒斬二人捕民結盜者皆杖殺之禮部主事王
約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初僧格銜郭佑為
中丞時奏誅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不
報江淮行省丞相蒙固岱將旨召謝枋得執手相勉

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召蒙古岱義之不强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陳日烜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令烏瑪喇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又發兵攻其諸寨破之已丑詔江淮省管內並聽蒙古岱節制辛卯尚書省臣言初以行省置丞相與內省無別罷之今江淮平章政事蒙古岱所統地廣事繁乞依前置丞相從之詔以蒙古岱為右丞相毀

中統鈔板 戊戌大赦敕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
獸 壬寅賀州賊七百餘人焚掠封州諸郡循州賊萬
餘人掠梅州 癸卯海都犯邊敕發兵從諸王珠卜北
征 甲辰伊蘓布哈謀叛逮捕至京師誅之 丙午畋
于近郊 己酉發海運米十萬石賑遼陽省軍民之飢
者 癸丑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
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 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寡
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宜

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僧
格以甘肅行省特穆爾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濟雅
岱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省平章呼圖特默爾不職奏
而罷之兵部尚書呼圖克岱爾不勤其職僧格毆罷之而
後奏帝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 二月丁巳

改濟州漕運司為都漕運司并領濟之南北漕京畿都
漕運司惟治京畿 戊午以右丞葉李為平章政事李
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又賜平江嘉興田四頃

考異葉李傳云四千畝今
從本紀或四下脫十字

庚申司徒色勒敏等進讀

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
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壬

戌敕江淮勿捕天鵝弛魚鰲禁 丙寅改南京路為汴

梁路北京路為武平路西京路為大同路東京路為遼

陽路中興路為寧夏府路 嘉木揚喇勒智言以宋宮室為

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五十頃養之 詔徵

葛洪山隱士劉彥深 辛巳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

壬午命皇孫雲南王額森特穆爾帥兵鎮大理等處

三月丁亥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 戊子帝還宮 淞

江民曹夢炎願歲以米萬石輸官乞免他徭且求官職
僧格以為請乃遙授浙東道宣慰副使 庚寅帝如上

都故事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

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

比耶竟留之制宜鼎之子也 江淮行省蒙固岱言宜

除軍官更調法死事者增散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

兄雖死事子弟不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矣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辛卯造尚書省 壬寅禮部言會同館

蕃國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甲寅循

州賊萬餘人寇漳浦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汀贛畬賊千餘人寇龍溪皆討平之 鎮南王托歡復遣兵追陳

日烜於海不知所之烏瑪喇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右丞相阿巴齊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

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
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
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
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
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
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遏托歡歸
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
瘡以戰樊楫阿巴齊皆死前軍齊都爾奮勇乘之交人

小却托歡由單已縣趣盩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阿
魯引兵還雲南鄂囉齊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
進金人代已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
不容入覲 夏四月辛酉僧格言自至元丙子置應昌
和糴所其間必多盜詐宜加鈎考扈從之臣種地極多
宜依軍站例除四頃之外驗畝征租並從之 癸亥渾
河決發軍築堤捍之 癸酉尚書省臣言近以江淮饑
命行省賑之吏與富民因結為姦多不及於貧者今抗

蘓湖秀四州復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帝是其言 甲戌萬安寺成佛像

及窻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 增立直沽海運米倉 命征交趾諸軍還家

休息一歲 敕緬中行省比到緬中一稟雲南王節制

庚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來貢方

物 甲申詔皇孫特穆爾撫諸軍討叛王和爾郭斯哈

坦圖爾罕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

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皆稱大老明亮勢
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固岱行樞密使伊德默
色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福建按察使王憚上
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
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
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
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
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

史大夫伊瑀妻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伊德默色屢以捷聞蒙固岱已往卿毋以為慮也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久不能討行省左丞劉國傑帥師擊破之斬首盜餘衆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復反矣不如盡阮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吾有以處之乃相要地為三屯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為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

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為良民 五月戊子諸王察哈爾子

庫庫岱叛綽和爾執之以來 乙未僧格言中統鈔行

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鈔宜差官
分道置局鈎考中統本從之 壬寅鑄渾天儀 乙巳

罷興州抹蜜 癸丑遷四川省治重慶復遷宣慰司于

成都 六月癸未處州賊柳世英寇青田麗水等縣浙

東道宣慰使史耀討平之 秋七月丙戌以南安瑞贛

三路連歲盜起民多失業免逋稅萬二千六百石有奇

中書右丞相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屢求退不許八月丙辰詔安圖以本部集賽蒙古軍三百人北征癸亥尚書省成庚辰分萬億庫為寶源賦源綺源廣源與萬億共為五庫僧格請營之禁中以貯幣帛

九月癸未朔熒惑犯天江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行省丞相蒙固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之懇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蒙固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

繫其子於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
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
車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宣不勝
憤遂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
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
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
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
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蒙固岱罪狀後得其藁塗注勾

抹辭句難辦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為叙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於朝以為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中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御史中丞諡忠憲 壬辰帝至自上都 癸卯置徵理司專治合追財穀以甘肅行省參政圖烈揚阿簽省吳誠並為徵理使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鉤考先摘委六部官至是價格復以為不專請置徵理司日

以理算為事毫分縷折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之 庚戌太醫院新編本草成 冬十

月庚申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僧格言湖廣錢穀已責平章約蘇穆爾自首償矣他省欺盜者必多乞以省院臺官實都王巨濟阿薩爾何榮祖扎爾固齊圖固勒李佑吉丁戎益崔或燕真安祐巴延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之理算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為衛帝皆從之僧格嘗

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拉固爾賀仁傑廷
辯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戕姦致錢穀耗損臣之罪
拉固爾曰臣為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
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其
置勿問 丙寅賜瀛國公趙鼎鈔百錠 湖廣省言左
右江口溪洞蠻獠置四總管府統州縣洞百六十而所
調官畏憚瘡瘍多不敢赴請以漢人為達魯噶齊軍官
為民職雜土人用之就擬瓜爾佳薩哈等七十四人以聞

從之 大同民李伯祥蘇永福八人以謀逆伏誅 庚
午海都犯邊 丙子始造鐵羅圈甲 遣瀛國公趙鼎
學佛法于土番 己卯詔免儒戶雜徭 僧格請令集
賢院諸司分道鉤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
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十一月壬午鞏昌路薦饑免
田租之半仍以鈔三千錠賑其貧者 丁亥以山東按
察使何榮祖為中書省參知政事 修國子監以居胄
子 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為柴米戶及賦外雜徭

柳州民黃德清叛潮州民蔡猛等拒殺官軍並伏誅

己亥命李思行為禮部侍郎充國信使以鄂諾為兵部
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詔諭陳日烜親身入朝否則必再
加兵 時諛佞之徒諷大都民史吉等請為僧格立石
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僧格使其喜也於是
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辛丑馬八兒國遣使
來朝初帝遣荆湖占城行省參政伊德默色使馬八兒
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

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并獻之嘗侍帝於浴室問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遙授江淮行尚書省左丞行泉府太卿甲辰僧格以總制院統西蕃諸司軍民錢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之奏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帝從之命僧格以本官兼宣城使領功德司使事十二月丁巳海都兵犯邊巴圖約蘇圖迎擊死之先是安圖將兵臨邊為錫里濟所執一軍皆沒至是巴琳來歸從

者凡三百九十人賜鈔萬二千五百一十三錠 辛未
僧格言分地之臣例以貧乏為辭希覲賜與財非天墜
地出皆取於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自今
不當給者汝即畫之當給者宜覆奏朕自處之 乙亥

湖頭賊張治困掠泉州免泉州今歲田租 丙子伊蘇

布哈以實勒們叛甘肅行省官合兵討之皆自縛請罪

獨實勒們以其屬西走追獲之以歸於京師 是歲汴

梁路陽武襄邑太康通許杞考城陳留等縣陳潁二州

河決凡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有小吏誣告漕司劉獻盜倉粟僧格方事聚斂衆阿其意鍛鍊枉服刑部尚書伊埒濟嚕海曰刑部天下持平今輦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即以實聞以是忤僧格出為江東道宣慰使在官務興學諸生有俊秀者拔而用之為政嚴明豪民猾吏縮手不敢犯然亦無所刑戮而治 初皇孫撫軍於北詔以圖圖爾哈從追納延餘黨于哈拉衮之地誅叛王烏塔噶盡降

其衆至是諸王伊扎爾為叛王和爾郭斯所攻遣使告
急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烏爾呼還至哈拉衮山夜
渡格呼勒河敗叛王哈坦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帝多其功以伊扎爾女弟托倫妻之 召江淮行省參
政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至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
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適王惲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
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徐掞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
極選僧格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文

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僧格令人風文用頌已功於帝前文用不答僧格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於丞相府矣文用又不答會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求愈急文用謂僧格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邇盜賊蠭起文用持外相所上盜賊之目謂僧格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耳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民無所赴愬

而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乃擬
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
狀詔報文用語密而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誣譖文用於
帝曰在朝惟董文用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
其罪帝曰彼御史之職也何罪之有且文用端謹朕所
素知汝善視之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文用固
執不可復遷翰林學士承旨 福建行省管如德將旨
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謝枋得薦枋得遺書夢

炎曰江南人材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
本不足道今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
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
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
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
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
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
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

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己丑沙卜丹上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

哈坦入寇 戊戌蠲漳汀二州田租 己亥開安山渠

引汶水以通運道先是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自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開河置牕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販尚書省遣漕副

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度工用於是圖上可開之
狀僧格以聞言開浚之費與陸運亦略相當然渠成乃
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出楮幣一
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以為傭直備器用徵
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莽蘇爾禮部尚書張孔孫
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役是日興工起於須城之安
山止於臨清之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建閘三十有一
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洩 辛丑東南哈里武衛親軍

都指揮使司以侍衛軍六千屯田軍三千江南鎮守軍
一千隸焉 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
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閘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
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石
省運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
事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詔許之 癸卯賊鍾明亮寇
贛州掠寧都據秀嶺詔以江西參政管如德為左丞將
兵五千往討 畬民丘大老集衆千人寇長泰縣福漳

二州兵討平之 二月辛亥朔詔籍江南戶口凡北方
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 濬滄州御河 癸亥徙江
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為淮東道宣慰司治揚
州 大都路總管府判官蕭儀嘗為僧格掾坐受贓事
覺帝貸其死欲徙為淘金僧格以儀嘗鈎考萬億庫有
追錢之能足贖其死宜解職杖遣帝曲從之 丁卯帝
如上都僧格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
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帝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

也 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漢北諸路置知院自己延始 以拜達爾為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台州賊楊鎮龍聚衆寧海僭稱大興國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昂言岱時謫婺州帥兵討之 僧格言近委省臣檢責

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戡通視之失則連坐帝從之乃答監察

御史四人是後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令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御史徧閱之而臺綱廢矣 乙

未渾天儀成 夏四月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

而為兵 戊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庚午沙

河決發兵築隄以障之 癸酉以高麗國多產銀遣工

即其地發旁近民治以輸官 甲戌召江淮行省參政

實都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理算江淮錢穀左丞

相蒙固低總之巨濟乘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

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總管許揖詣巨濟曰
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
解徽州賴以免 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
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 丁丑
尚書省臣言納延以反誅其人戶月給米萬七千餘石
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他志請徙置江南充沙卜丹
所請海船水軍從之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執宋謝
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

已功遣其友趙孟迺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且有嫚辭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

姑少蔬果積數月因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

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常德之者調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使頑夫廉懦夫立云枋得同時有許月卿程楚翁皆婺源人也月卿初登第數上書斥丁大全賈似道姦邪出佐江西漕宋亡三年不言雖言亦如病狂卒年七十枋得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德祐末江東列郡皆下楚翁結死士謀復徽州事泄被執榜掠幾死賄守者得脫聞馬廷鸞義

不仕元往投之尋又從枋得于閩及枋得北行楚翁死於逆旅 五月庚辰濬河西務至通州漕渠 丙申賊

鍾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餘人來降 行御史臺復徙

于揚州浙西按察司徒蘇州 以竇都為尚書左丞何

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為中書參知政事 辛丑御河

溢入安山渠漂東昌民廬舍 青山猫蠻三十三寨相

繼內附 六月辛亥安山渠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

七百四十有八河渠官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

淮之運古所未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
詔以雲南行省地遠州縣官多闕六品以下許本省
選辟以聞 丙寅伊德默色請以降賊鍾明亮為循州
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丘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
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 甲戌西南夷中下爛
土等處洞長忽達勒等以三百餘寨來歸得戶三千餘

乙亥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掌所籍宋謝太后貲產
隸中宮 濟寧東平汴梁濟南棣州順德平灤真定霖

兩害稼丁丑詔免田租十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五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重光單閼九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六年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犯邊帝親征

辛巳雨壞都城發兵民各萬人完之甲申四川山齊

蠻民四寨五百五十戶內附丙戌命百官市馬助邊

敕以圖爾哈及侍衛兵百人為僧格導從 戊子太白經天自是歷四十五日乃已 甲午御河溢 戊戌誅信州叛賊鮑惠日等三十三人 辛丑發侍衛親軍萬人赴上都 壬寅賦百官家製戰袍 癸卯沙河溢鐵燈杆隄決 海都兵至和林宣慰司奇卜反應之其副劉哈喇巴圖爾乘間脫歸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顧謂侍臣曰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奇卜是也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更是也更

其名曰察罕鄂多齊

初圖圖爾哈從皇孫晉王哈喇岱

征海都抵抗愛嶺賊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圖圖爾哈以其
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
待之賊不敢逼至是帝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
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班珠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八月辛未以台婺二州饑免今

歲田租

歲星晝見

甲戌徙浙東道按察司治婺州

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 九月己

如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丙戌罷濟州泗汶漕運使

司 丙申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

江淮省平章沙卜

丹言提調錢穀積怨於衆乞如約蘇穆爾例撥戍兵三百

人為衛從之 冬十月丙辰禁內外百官受人饋酒食

犯者沒其家貲之半 閏月戊寅帝至自上都大宴羣

臣謂圖圖爾哈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抗愛之役使彼邊

將皆如圖圖爾哈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

之士圖圖爾哈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先之帝曰爾毋

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召諸將頒賞
有差圖圖爾哈之先居西北額爾巴拉山因以為氏號其
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
出自伊納實克以來世為欽察國主帝嘗以欽察人為民
及隸諸王者皆別籍之以隸圖圖爾哈歲選其材勇以備
禁衛及晉王征海都圖圖爾哈最有功故賞先欽察之士
云 尚書省臣言南北鹽均以四百斤為引今權豪家
多取至七百斤莫若先貯鹽於席來則授之為便從之

僧格輔政碑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 庚
辰僧格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故令天下鹽課
以中統至元鈔相半輸官今中統鈔尚未可急斂且令
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料鈔聽易至元鈔以行
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 伊德默色以首賊丘應祥董
賢舉歸于京師 僧格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
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臣愚以為鹽課每
引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

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
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
矣帝曰如所議行之僧格又以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
而其宣敕尚由中書至是以為言乙酉命自今所授宣
敕並付尚書省僧格遂以刑爵為貨而販之俾咸走其
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
紀大壞人心駭愕 丙戌西南夷生番星贊等八族千
二百六十戶內附 廣東賊鍾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

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伊德默色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旨伊德默色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之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

丁亥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己丑熒惑犯進賢

庚寅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沙卜丹例請至元鈔千錠為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為息從之遙授頤孫行尚書省參政泉府太卿行泉府司事 丙申婺州賊葉萬

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布拉
吉達將兵討之遣使鈞考大同錢穀及區別給糧人
戶庚子取石泗濱為磬以補宮縣之樂癸卯浙西
宣慰使史弼請討浙東賊以為浙東道宣慰使位哈喇
岱上弼討台州賊楊鎮龍平之甲辰湖廣省臣言近
招降贛州賊胡海等令將其衆屯田自給今遇耕時不
恤之恐生變命贛州路發米千八百九十石賑之丙
午緬國遣使來貢方物十一月丁未禁江南北權要

之家毋沮鹽法 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癸丑建寧賊黃華弟福結陸廣馬勝復謀亂事覺皆論誅 丁巳改播州為播南路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海都犯邊帝命伊瑄婁與李庭議所以為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其品官所乘限數

外悉令入官凡得馬十一萬匹軍中賴其用 紹興路
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
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師僧格以聞擢絜矩為尚
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并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
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
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僧格專政法令苛急
天下騷然南臺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程文海入朝上疏
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

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
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
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
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
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
尚書鈎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
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
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

入心之術

盡軍次賀州士卒冒瘴皆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
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
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寨皇孫出鎮懷孟
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太子家丞王倚陞
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
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改大都路總管府為都總管府
癸丑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安南國王陳日烜遣

使來貢 己巳無為路大水免今年田租 癸酉立興

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錢穀 哈坦寇遼東海陽

二月癸未泉州地震乙酉又震 己丑江西羣盜鍾

明亮等降詔徙為首者至京師而給其餘黨糧 癸巳

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 江西賊華大

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 三月己

未立江南營田提舉司掌僧寺貲產 癸亥建昌賊邱

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縣建昌副萬戶擒

斬之 甲子楊鎮龍餘衆剽浙東總兵官討賊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史臺分揀之凡為民者千六百餘人庚午以廣昌縣經鍾明亮之亂免其田租九千四百石有奇 辛未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寇寧國皆擒斬之 夏四月癸酉朔帝如上都 丙戌遣桑節喇實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伎 癸巳河北十七郡蝗敕賑之平山真定棗強三縣旱靈壽元氏二縣大雨雹並免其租 庚子哈坦復寇海陽 五月乙巳哈坦寇開元

江西行省管如德行院伊德默色合兵討反寇鍾明亮
初鍾明亮降詔縛致闕下江西行省管如德等留不遣
明亮復叛率衆寇贛州戊申樞密院以如德等違詔縱
賊請詰之奏可罷江西行樞密院 庚戌陝西南市屯
田隕霜殺稼免其租 戊午移江西行省于吉州以便
捕盜 尚書省遣人行視雲南銀洞獲銀四千四十八
兩奏立銀場官 癸亥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伏誅
丙寅江西行省言吉贛湖南廣東福建以禁弓矢賊

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己巳立雲南
行御史臺起復前漢中道按察使程思廉為御史中丞
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
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
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江陰大水免田租萬七百九十石 庚午婺州永康東
陽處州縉雲賊呂重二楊元六等反浙東宣慰使史弼
擒斬之 泉州南安賊陳七師反討平之 六月壬申

朔河溢太康沒民田三十一萬九千八百餘畝免其租

庚辰用江淮省平章沙卜丹言以參政王巨濟鈞考

錢穀有能賞鈔五百錠 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

二百餘兩 以廣州增城韶州樂昌遭畬賊之亂並免

其田租 杭州賊唐珍等伏誅 壬辰泉州大水 丙

申發侍衛兵萬人完都城 丁酉大司徒色勒敏翰林

學士承旨烏嚕克岱進定宗實錄 己亥棣州厭次濟陽

大風電害稼免其租 秋七月癸丑罷緬中行尚書省

江淮省平章沙卜丹以倉庫官盜欺錢糧請依宋法
黥而斷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 戊午貴州猫蠻
三十餘人作亂入順元城殺傷官吏其衆遂盛湖廣省
合兵往討之 建平賊王靜照伏誅 乙丑蕪湖賊徐
汝安孫惟俊等伏誅 丙寅雲南閭力白衣甸酋長凡
十一甸內附 丁卯用僧格言遣慶元路總管毛文豹
搜括宋時民間金銀諸物已而罷之 滄州樂陵旱免
田租三萬餘石 魏縣御河溢害稼免其租 八月辛

未朔日有食之 丁亥以南安贛建昌豐州嘗罹鍾明

亮之亂悉免其田租 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地陷黑

沙水涌出壓死按察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民七千

二百二十人壞倉庫局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

己亥帝聞武平地震慮納延黨入寇遣平章政事特穆

爾樞密院官塔爾古岱引兵五百人往視 九月癸卯

申嚴漢人田獵之禁 乙巳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

平章政事實哩特穆爾帥師與哈坦戰于烏法大破之

丁未御河決高唐沒民田命有司塞之 武平盜賊
乘地震為剽掠民愈憂恐特穆爾以便宜蠲租賦罷商
稅弛酒禁斬為盜者發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
以賑之 帝自上都還駐蹕龍虎臺遣阿嚕威薩里馳
還召集賢兩院問致災之由議者畏忌僧格但泛引經
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議及
時政先是僧格遣實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
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十萬害民特甚人不聊生自殺

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與
阿魯威薩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
變可弭阿魯威薩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草詔已
具僧格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此錢穀未徵者其人死
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
失陷錢穀數千萬歸罪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
格悟遂赦天下民得稍蘇 丁卯命江淮行省鈎考行
教坊司所總江南樂工租賦 置四巡檢司于宿遷之

北以所罷陸運夫為兵護送會通河上供之物禁發民
挽舟 僧格貴幸已極諱言師事善巴而背之善巴知
不見容力請西歸尋復召還謫之潮州 冬十月壬申
封皇孫噶瑪拉為梁王賜金印出鎮雲南 甲戌立會
通汶泗河道提舉司 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
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餘戶帝曰此亦何待
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石有奇 己丑
新作太廟登歌宮縣樂 以實保齊歲取鷓鴣成都擾

民罷之 十一月戊申江淮行中書省平章布琳濟達
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以
哈喇岱一軍戍沿海明台伊奇哩一軍戍溫處扎固岱
一軍戍紹興婺其寧國徽州用土兵後皆與賊通今以
高郵秦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
據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
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
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置

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船殺人今增置百艘則盜賊不敢發從之 庚戌罷雲南會川路採碧甸子 壬

戌大司徒色勒敏翰林學士承旨烏魯克岱進太宗實錄 癸亥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潁二州大被其

患 甲子御史臺言江南盜起討賊官利其剽掠復以生口充贈遺請給還其家帝嘉納之 徙河北河南道

按察司治許州 乙丑易水溢雄霸任丘新安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堤障之 十二月辛未以衛尉院為

太僕寺 已卯命樞密院括民間兵器及將士習武如
戊子歲詔 丙戌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集衆寇青
山萬戶李綱討平之 己亥湖廣省上二年宣課珠九
萬五百一十五兩 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
人寇溫州平陽 初長溪人謝翱少倜儻有大志父鑄
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精春秋學翱世其
業咸淳初試進士不第落魄漳泉間會丞相文天祥開
府延平翱傾家貲結鄉兵五百人赴之時年二十八杖

策軍門激昂慷慨天祥深器之署諮議參軍其明年天祥以兵出梅嶺翺遂與訣別宋亡天祥死翺自恨無以酬知己每遇山水池榭雲嵐草木則徘徊顧盼悲不自

勝及是月遇天祥之諱偕其友吳思齊嚴侶馮桂芳

考異

西臺勸哭記云與友人甲乙若丙張丁注以甲為吳思齊乙翁衡丙馮桂芳而黃宗義據楊維禎高節先生墓誌謂乙乃嚴侶非翁衡也今從之買榜江渚謁子陵祠遂治祭具登西

臺設天祥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其少時侍父登此臺今身且老江山人物

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渰浥鬱
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
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
噉焉食歌闕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
石還憩榜中榜人云適有邏舟過此遂移榜中流舉酒
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而別因作西臺慟哭記以志其
事

記末云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先君登臺之歲在
乙丑張丁注謂乙丑後二十六年為庚寅則西臺慟

哭當在此年也

張丁曰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翺之慟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與且翺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

宋濂曰翺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徬徨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

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其能死封疆決矣翱不負天
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
剄客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
耶

翱之入越也感唐珣收瘞陵骨事為作冬青樹引度辭
隱語讀者無不悲涕其在婺依浦陽方鳳思齊永康人
亦來依鳳居後復寓桐廬縣三人相友善始終無變志
鳳初由太學生除容州教授治毛詩同郡黃潛柳貫並

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學本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

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

朝廷何皆不聽

方吳事跡據胡翰所作謝翱傳

呂子陵之裔孫也家在

江岸奉祖祠桂芳亦睦人他如翁登方幼學方燾吳謙翁衡等十餘人皆與翱同志會友之所名汐社義取晚而信也時又有閩人鄭思肖者其先世宦於吳宋亡思

肖遂客吳下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歲收入寺
為祠其祖禰而身亦館穀於寺焉遇諱必大慟祠下自
宋亡誓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座間見語音異者輒引
起平日喜畫蘭疏花簡葉不求甚工賦詩以題之辭皆
險譎蓋託物以寫其憤懣

思肖事據鄭元祐遂昌雜錄

又有遼東王

澹洛陽程自修瑯琊冉琇河東元吉曲阜孟鯁廣漢安
如山成都王翦襄陽師嚴廣陵張琰漢陽汪涯建安詹
本四明皇甫明子長沙丁開括蒼鮑輓京口崔瑯姑熟

魚潛瑞陽柯芝柯茂謙廣陵邵定豫章熊與和宜春晏

又大庾孫璉臨江楊應登楊雯

諸人姓名據杜本谷音集採入

皆惓惓

故國不事二姓或匿跡山林或慷慨就義論者以為宋
三百年禮士之報視前代為優云 是歲江西行省丞

相兼知樞密院事蒙固岱到官四十日卒先是在江浙
專懷自用又易置戍兵平章布琳濟達言其變更已延
阿珠成法帝每戒飭之既死臺臣劾郎中張斯立罪狀
而蒙固岱迫死劉宣及其屯田無成事始聞於帝云

江西盜起龍泉湖廣省左丞劉國傑下令往擊之諸將
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患將難圖豈可
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
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
以數千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
男女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
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子曰吾劉二巴圖也民皆驚以
為神因告別盜鍾大獠居南安十八未國傑乘霧突入

其巢賊衆驚亂自相蹂踐官軍搏之自旦至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未幾龍泉盜復寇鄱縣國傑遂還鄱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趨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為備盡掩殺之還鎮道州 皇太子妃鴻吉哩氏以董文用舊臣欲使文用授皇孫經具奏上以帝命命之文用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寧譬喻反覆開悟皇孫亦特加敬禮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于奎 帝嘗

問趙孟頫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
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
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
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
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
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
孟頫所賦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
帝歎賞而夢炎銜之終身孟頫退謂奉御薩里曰上論

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僧格罪甚於似道而我等
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
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
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
會帝敗于柳林薩里至帝前具陳僧格姦貪誤國害民
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湧
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且曰臣與僧
格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為國家計耳苟畏

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除民害何由息且使陛下
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伊瑋實已爾及額森特穆爾等亦
劾奏僧格專權黷貨時博果密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
覲於行殿帝以問博果密對曰僧格壅蔽聰明紊亂政
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
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自是言者益衆帝
始決意誅之 甲寅虎入南城翰林侍講趙與鵬疏言
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辛酉罷江淮漕運司

併於海船萬戶府由海道漕運 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
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
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百五十錠絲
五千四百斤綿一千四百三十斤 罷淘金提舉司

立江東西浙都轉運使司 壬戌尚書省右丞相僧格
等罷 二月辛未尚書省言大同仰食於官者七萬人
歲用米八十萬石遣使覆驗不當給者萬三千五百人
乞徵還官從之 癸酉以隴西四川總攝年扎克鐘鼎

為諸路釋教都總統 改福建行省為宣慰司隸江西

行省 詔行御史臺勿聽行省節度 雲南行省言叙

州烏蒙水路險惡舟多破溺宜自葉稍水站出陸經中

慶又經鹽井土老必撒諸蠻至叙州慶符可治為驛路

凡立五站從之 丙子罷徵理司從阿魯威薩里言也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 以僧格黨與罷揚州路達魯噶

齊蘇爾烏蘇 丁丑以太子右詹事旺扎勒為尚書右丞

相翰林學士承旨博果密平章政事帝欲相博果密謂

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博果密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旺巴勒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旺巴勒名又嘗言僧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有是命 僧格既敗而蠹政猶未盡去民不堪命江淮參政燕公楠赴闕極陳其害請更張以固國本帝悅會欲易政府大臣問公楠

孰可以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
曰旺扎勒可帝命玄教宗師張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
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
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旺扎勒天下果
以為得賢相 壬午帝諭御史大夫伊埒婁曰屢聞僧
格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撻撻御史其所罪者何
事當與辨之僧格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
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僧格等辭屈明日

帝如上都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
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濟彬監燒鈔
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
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舒古爾齊舍
哩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
為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奸當治其罪帝
是之責御史臺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
一汝臺臣難云不知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

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伊埒妻奏臺臣久任者
當斥罷新者存之制可 癸未帝如上都 甲申命江
淮行省鈎考沙卜丹所總詹事院江南錢穀 乙酉立
江淮湖廣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江淮治廣德軍湖廣治
岳州江西治汀州四川治嘉定 丙戌詔改提刑按察
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
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
委之俟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 初何榮祖為參知

政事僧格急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
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
以為言同僚曰上既為免諸路惟未及京畿可少止勿
言也榮祖執愈堅至於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
月而害民之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
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為便立為常式詔賜鈔萬一千
貫榮祖條中外百官規程欲矯時弊僧格抑不為通榮
祖既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至是起為

右丞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為僧格下僧格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僧格敗帝問勝誰可相者對曰天下公論皆屬旺扎勒既相遂以勝參知政事 詔江淮行省遣蒙古軍五百漢兵千人從皇子鎮南王鎮揚州 執河間都轉運使張庸仍遣官鈎考其事 丁亥營建宮城南面周廬以居宿衛之士 詔逮湖廣省平章約蘇穆爾詣京師戊子籍其家貲金凡四千兩約蘇穆爾者僧格之妻黨也鈎考日急恣為不法永州判官烏克

遜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寘之死至是約蘇穆爾被逮澤始得釋 辛卯封諸王特穆爾布哈為肅遠王賜之印 壬

辰雨壞太廟第一室奉遷神主別殿 癸巳命薩里率

衛士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威薩里以連坐亦籍其家帝問之曰僧格為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時尚書省大臣多

以罪罷去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
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
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
路總管府事 丁酉詔加嶽瀆四海封號各遣官詣祠
致告 三月己亥朔僧格妻弟巴爾斯為燕南宣慰使
以受賂積贓伏誅 仆僧格德政碑 提點太醫院事
許宸與丞相安圖善國政多所贊益僧格忌之數譖於
帝帝不之信僧格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宸往唾其面辭

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宸集賢大學士國禎子也賜名和爾和遜 乙卯納延所屬哈瑪爾烏克等同女真兵五百人追殺內附民千餘人遣諾海率衆平之 辛酉發

侍衛兵營紫檀殿 壬戌以甘肅行省右丞崔彥為中

書右丞 杭州平江等五路饑發粟賑之仍弛湖泊蒲魚之禁漂陽太平徽州廣德鎮江五路亦饑賑之如杭州等路武平路饑百姓困於盜賊軍旅免其去年田租

凡州郡田嘗被災者悉免其租不被災者免十之五

江淮豪家多行賄權貴為府縣卒史以庇門戶遇有差
賦惟及貧民詔江淮行省嚴禁之 夏四月乙未徙湖

廣行樞密院治鄂州 五月戊戌達嘉木揚喇勒智下獄初嘉木揚

喇勒智重賂僧格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冢墓凡百有一

所取金寶珠玉無算戕賊人命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

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

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

考異輟耕錄載羅氏唐義士傳云禍注不與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掉首禍者北馬首禍謂喇勒智也今按西僧發陵密奉朝旨其初發之役至二十一年但籍其所收修天衣寺未嘗有怒其發陵之意尋又聽其請以寧宗等攢宮建寺亦何曾風雷號令掉之以北耶再發後至是年僧拾敗始逮僧下獄坐侵盜官物亦非以發陵故時江南反者數起帝惟慮宋之再興故遷其近戚遷其宗室西僧首禍僧格助之帝惑於厭勝之邪說正欲洩其王氣終不以發陵為罪也元之臣子為尊者諱又從而為之辭故羅氏亦有此言今取不徙江淮行樞密院治建康甲辰中書省臣斂珠爾

丹雀或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股

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敕除名為民又奏僧格所設衙門其間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戶多為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問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

部文字敢私歛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又呼都克納延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為是帝皆從之約蘇穆爾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約蘇穆爾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及是逮至京師中書列其罪以聞凡數十事帝命械致湖廣即其省戮之辛亥詔以僧格罪惡下獄按問以太原杭州饑免今歲田租徵太子贊善劉因因前

以繼母病去至是以集賢學士徵因以疾辭且上書宰相乞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强致之罷江南六提舉司歲輸木綿輦昌舊惟總帥府僧格特升為宣慰司以其弟瑪爾達實為使僧格敗懼誅自殺復總帥府減中外冗官三十七員宮城中建蒲萄酒室及女工室

癸丑罷尚書省右丞相旺扎勒以下並改入中書增置戶部司計工部司程秩正七品乙卯以政事悉委中

書仍遣布告中外 丁巳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一尺以
居咒師多薩迪桑節等七人 國初未有法守百司斷
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
祖尤所通習始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
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僧格嘗以劉秉忠
無子收其田土其妻竇氏言秉忠嘗鞠猶子蘭章為嗣
敕以地百頃還之 己未以們達爾扎復為御史大夫行
御史臺事 高麗國王王晷乞以其子諶為世子詔立

諫為高麗王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 六月丁卯

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為商賈者 乙酉益江淮行院

兵二萬擊郴州桂陽寶慶武岡四路盜賊 宣諭江淮

民恃嘉禾揚喇勒智力不輸租者依例徵輸 秋七月丙申

朔雲南省參政齊刺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近

民煉之以輸官從之 庚子徙江西行樞密院治贛州

葉李與僧格同事莫能有所匡正僧格敗事頗連及

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戊申揚州路學正李淦

上書言葉李本一點徒受皇帝簡知可謂千載一遇而
纔近天光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
殺參政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
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們達爾扎侍御史程文海杖監
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
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
者約蘇穆爾禍湖廣沙卜丹禍江淮摩和哩禍福建又大
鈎考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

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
季舉僧格之罪葉季雖罷政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
宜斬葉季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季廉介剛直朕
所素知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 中書右丞崔
或遷御史中丞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
比者命其參議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為翰林學士俾議
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
平民榜掠至死者多又俘取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

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
在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臺監察御
史周祚劾尚書省官蒙固岱嘉琿達納蘇拉迪音摩哩奸
賊納蘇拉迪音摩哩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僧格
僧格曖昧以聞流祚于哈達遜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
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僧格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
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為罪甚微宜
復其妻子帝皆從之 敕江南重囚依舊制聞奏處決

丁巳僧格伏誅臨刑吏猶以阿魯威薩里為問僧格
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致於敗彼何與焉帝益信其無罪
詔還所籍財產仍遣張九思賜以金帛辭不受 初海
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僧格議徙
之內地就食尚書左丞馬紹持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
愛惜漢人欲令餒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
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
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

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僧格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為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錄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又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已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僧格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邀

非分之福以速罪戾僧格敗跡其所嘗行賂者索籍閱之獨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左丞募民耕江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為永業三年徵租遣哈克緞總兵討平江南盜賊已未罷淘金提舉司江淮工匠提舉司凡五以其事並隸有司兩壞都城發兵二萬人築之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廬舍萬有八百餘區壓死者百五十人演教大宗師張志清者金季道士劉德仁三傳之

弟子也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初居東海之牢山
後徙汾陰及是地震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損焉乃
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
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
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不起至於道德
措紳先生則納屣扶杖求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
畫為圖以相傳焉 己巳置中書省檢校二員俾考覈
戶工部文案踈緩者 乙酉遣瑪蘇庫阿薩爾乘傳詣雲

南捕黑虎 戊子以婺州水免田租四萬一千餘石

辛卯命工部造飛車五輛 九月辛丑命平章政事敏

珠爾丹商議中書省事以匝哈魯鼎為平章政事 乙巳

景州河間等縣霖雨害稼免田租五萬六千餘石 丙

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 辛亥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

上表貢方物且謝不朝之罪 壬子遣使招諭瑠求瑠

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

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

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得達而還誌斗卒于行初誌斗嘗斥祥誕妄要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丙辰熒惑犯左執法戊午徙四川行樞密院治成都

辛酉免大都今歲田租保定河間平灤三路大水被災者全免收成者半之尚衣局織無縫衣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七